昨非庵日纂

昨非菴日纂二集汪度卷之十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宋時蜀中一舉子獻詩太守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守械其人奏之仁宗曰此乃老秀才急於仕宦而爲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戶叅軍其人到任不一年慙恧而死

李昭德婁師德同行入朝婁體肥行緩李頻待不卽至怒曰叵耐殺人田舍漢婁聞之反徐

笑曰師德不是田舍漢更阿誰是

桓溫大陳兵衛呼謝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

王入失厝倒執手版汗流沾衣安神姿舉動

不異於常舉目遍歷左右謂溫曰安聞諸侯

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溫

笑曰正自不能不爾於是矜莊之心頓盡命

部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

楊翥德冠一時鄰家構舍其甬溜墜其庭公不

問曰晴日多雨日少也或又侵其址公有晉

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些見也不妨之句

謝太傅在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風起浪涌孫王諸人色遽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悅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諠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衆人即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鄭太穆爲州牧致書於司空于頔傲睨無郡使禮書曰閣下爲南溟大鵬作中天一柱騫騰則日月暗搖動則山嶽頽真天子之爪牙諸侯之龜鏡也小郡俸薄衣食不給乞賜錢一千貫絹一千疋器物一千兩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卽是濃陰減四海數滴之泉便爲膏澤于公覽書亦不訝謂使曰鄭公所須各依來數一半以戎費之

際不全副其所望也

曹彬下江南李煜面縛請命彬謂之曰國主可歸宮厚收裝蓄以備歸朝煜深德之諸將爭言不可蓋懼其或自引決爾彬徐曰無畏彼若死豈復忍耻以見吾輩耶畢如其言衆皆服其雅量

昔有韋處者其母使守稻牛食之處見而不驅牛去乃理其殘亂者父母怒之處曰物各欲

食牛方食奈何驅之父母愈怒曰即如此何
用理亂者爲虗曰此稻又欲得生
趙槩與歐陽修同在館趙重厚寡言修屢輕之
趙不以屑意會修甥女淫亂事覺語連修云
與甥亂上怒獄急羣臣無敢言趙獨上言修
以文章近臣不可輕鐖以閨房曖昧之事臣
與修踪跡素疎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
大體耳

賈耽為山南節度使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澤既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耽內牒懷中顏色不改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吏謁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自圖節鉞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為節度使矣即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府遂安

張齊賢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齊賢自簾下熟視不問後齊賢為相門下皆得班行而

此奴竟不沾祿因乘間泣請曰某事相公寂久乃獨相遺何也齊賢憫然曰爾憶盜吾銀器時乎我懷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爲相宜激濁揚清敢以盜爲念事吾久與錢三百千汝去別擇所安蓋既發汝平日汝宜自愧而不可留也奴震駭拜泣而去

韓琦與仲淹議西事不合仲淹徑拂衣去琦自後把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耶和氣滿

面仲淹意亦解只此一把手間消融幾異同任大事者若此

士大夫氣易動心易迷專爲立界墻全體面六字斷送一生夫不言堂奥而言界墻不言腹心而言體面皆是向外事也

輔公祐據江東反命河間王孝恭擊之孝恭自荆州趣九江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座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諭之曰

禍福無門唯人所召自顧無負於物諸公何見憂之深公祐惡積禍盈今承廟筭以致討盌中之血乃公祐授首之後徵遂盡飲而罷時人服其識度而能安衆

崔暹好薦人言邢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文襄不悅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言子才長皆是實事非癡也

仁宗久病方差思見執政坐便殿急召兩府呂夷簡移刻方赴同列贊公速行公緩步自如既見上曰久病方平喜與公等相見何遲遲其來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忽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恐人驚動耳

慶曆間有李京者爲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爲友人求薦鼎臣與其書奏之京坐貶官將行京妻謁鼎臣妻取別鼎

臣妻慚不出京妻召吳僕語之曰我來既爲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爲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爲疑索火焚之而去

國朝夏原吉天性寛平呂震嘗　上前短吉柔奸震爲子求官　上問吉吉稱震有守城功陳瑄靖難初欲殺吉吉力薦瑄才總漕運嘗有從隸汙所服金織賜衣懼欲逃吉曰汙可

浣何懼爲吏壞所寳石硯匿不敢見吉召吏諭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

宋郭進爲山西巡撫有告其陰通劉繼元者太祖怒其誣縛予進使自處置進謂曰爾能爲我取繼元一城一寨不止贖死還賞爾一官歲餘其人誘其一城來降進聞於朝賞以官

陳重在郎署時有同舍郎歸寧誤持鄰舍郎袴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默市袴償之

後其人歸以袴還主其事乃顯

楊復能詩宣德間爲大理少卿其家僮嘗於玄武湖壖取萍藻食豬時吳思菴掌都察院以其容遢聽事拒之復投之以詩云太平堤在後湖邊不是君家祖上田數點浮萍容不得如何肚裏好撐船

王沂公狀元還郡守命父老張樂郊迎公乃易服乘小騎由他門入遽謁守守驚曰遣人奉

迎門司未報君至何爲抵此公曰不才幸忝科第豈敢煩太守父老致迓是重其過也故變姓名詐迎者與門司而上謁守嘆曰君眞所謂狀元矣

范文正一日見王沂公言宰相當顯拔人物自君當國門下未見一人沂公曰司諫不思耶若恩盡歸己怨將誰歸范公恍若自失

李密據洛口署李玄道爲記室密敗爲王世充

所執。衆懼不能察。玄道曰。死生有命。非憂能了。寢甚安。及見世充。辭色不撓。世充用爲著作佐郎。

王文正家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復呼回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背。未嘗覩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省是此人。

請安李少師雖貴不以威隔物與賓僚宴笑曲盡布衣之歡亦不記人過失嘗有人言昨飲大歡公曰今日言歡則明前之不歡無好惡一一不得言

丁重有人倫鑒一日見于琮語路巖曰于侍郎風儀秀整禮貌謙挹如百斛重器所貯尚空其些安得不益於祿位苟踰月不居廊廟某無復更至門下矣洎旬果登台鉉

鄭善夫曰吾輩學問貴包荒韓魏公一生只是包荒故能成得相業吳遣二才士使蜀武侯甚偉之後二人伏誅武侯云此人只是黑白太分明

陸宰言嘗見沂公初登科報其父書曰曾今日殿前唱名遂忝第一皆先世積德大人不須過喜因言楚公登科時第四人張中在殿廷喜甚挐楚公手曰如何得鄉里知去楚公本

荅及歸寮謂親曰此殆非遠器也中爲縣官
坐私與高麗人朴寅亮倡和詩停官終身沉
滯雖一時不幸坐法亦器宇非遠大也
劳文烈性温柔未嘗嗔怒爲吏部郎中時霖雨
絶糧遣婢糴米因以逃竄三四日方還文烈
徐謂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
劉訏家貧併日而食隆冬或無氊絮訏處之晏
然人不覺其饑寒也自少至長無喜愠之色

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或有加凌之
者莫不退而愧服

趙德莊嘗宰餘干趙忠定是其猶子忠定初冠
多士德莊語之曰愼勿以一魁先置胸中時
以爲名言

李文靖所居陋巷頹垣敗壁不以屑慮堂前藥
欄壞夫人戒守舍者勿葺以試公公經月終
不言夫人以語公公笑謂其弟曰豈可以此

動吾一念哉

婁師德在夏官注選選者就案閲簿師德曰容我擇之選者不去乃灑筆曰墨汙爾

呂嘉問竊從祖公弼論新法奏稿以示王安石公弼遂斥呂氏號爲家賊及呂公著平章時門下因語次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不荅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馬尚能容呂惠卿何况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又不

荅既歸于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亦不荅

國朝橙敦好客有愛妾蘇氏善持家一日讌客失金杯諸僕嘖嘖四覓蘇氏詆之曰金杯巳收在內不須尋矣及客散對橙敦云杯實失去尋亦不得公平日好客任俠豈可以一杯故令名流不歡乎橙墩善其言

胡憲言授合浦縣丞居官廉介郡守重之令敷姤毀不爲動俄令以墨敗守將廉其邸令陰

秦寄憲言憲言爲護還之封識宛然令始悔

注

秦穆公有駿馬爲盜殺食之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必死遂賜羣盜酒既穆公與晉戰被圍諸盜馬者出之圍中

藺相如爲趙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欲辱之相如每出望見輒引車避人以爲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我廷叱之獨畏廉將軍哉顧念

秦不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今兩虎共鬬勢不俱生嘗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負荆謝罪遂爲刎頸之交

劉寛性寛洪夫人欲試寛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汚朝衣婢遽收之寛神色不異徐言曰羹爛汝手乎

國朝楊廷和入閣久無建白人易之　武皇南巡倖臣竊柄天下洶洶有狂生上書數其

公延禮生日久嘗不負良意已而 、武皇崩於豹房禁從兵悉屬江彬安危俄頃公密計擒之人始服公之才量

王韶知鄂州宴客出家妓坐客張績醉挽妓不前將擁之妓泣訴於韶坐客皆失色韶曰出爾曹以娛賓乃令客失歡命取大杯罰妓人服其量

或薦宋哲公兄弟可大用昭陵曰大者可小者

每上殿來則廷臣更無一人是者已而菖公
果作相而景文卒於翰長

劉仁軌爲左僕射戴至德爲右僕射人皆重劉
而忽戴有老婦陳牒至德方欲下筆老婦問
左右知是戴因急就前曰此是不解事僕射
却將牒來至德笑而授之

王辯平生不見喜慍家偶丢失鷄家人詈甚公
戲作滿庭芳云平生澹泊鷄見不見童子休

焦家家都有鬧鍋竈任意烹炮煮湯的貼他三枚火燒穿炒的助他一把胡椒到省了開東道免教朝報曉直睡到日頭高家人咲而止

何隨著譚言十篇專言道德仁義嘗有屠者牽猪過隨門猪索偶斷失猪所在屠者强認隨溷中猪隨即牽與之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

因語之曰近屬尊事若何不行族人大怒便舉樏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去在車中照鏡曰汝看我眼光迺出牛背上

梁昭明太子食中頻獲蠅蟲之類密置袂邊恐厨人獲罪不令人見

魏文侯篋藏謗書孟嘗公削去怨牒光武不省王郎交關之章曹公盡焚軍中通縚之書道

規不發江陵內應之謀皆庶幾撒疑府見赤心者

蔣琬爲尚書令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拔處羣僚旣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大安嘗與曹椽楊戲言戲通不應或曰言而不答慢上不亦甚乎琬曰面從後言古人所誡戲欲贊吾是則非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

國朝豐公慶以直諫著聲風裁振郡邑一日行部有知縣簠簋不飭懼無以解迺以白金爲燭公初未之省也既而聽子以告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燃盡出之以易可燃者知縣大恐輒棄印綬去終亦不明其爲銀燭事也

史越王罷相歸里經從慈溪邑宰蔣鶚遠迎相見後邑吏皆羅拜庭下越王荅拜蔣宰[illegible]

請免王曰閤下與之有名分某與之爲鄉曲
宋錢惟演家上故事曰先臣鎭東南日嘗大會
賓客食鱉臛而庖人因刀傷手以紙濡血紙
墮食器中先臣得之遂藏於袖且顧左右曰
無令掌膳者知
謝太傅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速或停或待又
放船縱橫撞人觸岸公初不呵譴人謂公常
無嗔喜

庾業家富宴客必方丈而爲宗慤設菜飯菜葅曰宗慤軍人慣噉麤食慤不辭致飽而退後慤爲豫州業爲長史慤待之加厚

李翰林宗諤其父文正公秉政時遠嫌避勢出入僕馬與寒士無辨一日途遇貴人前騶不知爲公子遽呵辱之是後每見斯人必自引蔽恐其知而自媿也

晉桑虞宿逆旅同舍客失脯疑虞爲盜虞默然

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多是狐貍。君何以疑人。乃至山冢間尋求。果得之。客愧還之。虞投之。不顧。

范景仁。與趙閱道不協。王介甫許景仁於上。上曰。問趙抃。即知其爲人。他日上以問。閱道對曰。嘉祐初。仁宗不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實爲忠臣。旣退。介甫語閱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私害公。

劉褘之賜死。既沐浴而神色自若。命其子草謝死表。其子哀號將絕。不能書。監刑者催逼之。褘之乃自操紙。援筆即成。辭理懇至。見者無不傷痛。

魏元忠微時。家止一婢。厨中方爨。出外汲水。還見老猿。為其守火。婢驚白元忠。元忠曰。猿恐我乏使。能為我爨。不亦善乎。後亦無他。

王文正公嘗宅門壞。主者撤屋新之。暫於廊廡

下啓一門以出入。公至側門。門低。據鞍俯伏而過。都不問。門畢。復行正門。亦不問

宋元憲與弟景文。未第時。貧甚。因依外家就學安陸。冬至召同人飲。元憲語客曰。至節無以爲具。獨有先人劒鞘上褁銀一兩。鬻以辦節乃。笑曰。冬至。喫劒鞘。年節。當喫劒耳。宴。笑自若。

漢劉寵累登卿相。家無貨積。嘗出京師。欲息亭

舍亭吏止之曰整頓灑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宋太祖豁達得天下後時韓王屢以在微時所不足者言之欲潛加害太祖曰不可若塵埃中總敎識天子宰相則人皆去尋也自後韓王不復敢言

凡人之一見而跳勃蕩漾見事風生者必涼德之夫也一見而溫潛簡重丰采不露者必有

道之士也譚景昇化書曰有保一器畢生無墮者有挂一裘十年不敝者斯人也可以親百姓可以司粟帛可以掌符璽可以即清靜之道

唐臨寛於待物嘗欲弔喪令家僮自歸家取白衫家僮誤將餘衣懼未敢進臨察知之使召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之也又嘗令人煑藥失制潛知其故謂曰陰闇

不宜服藥宜即棄之竟不揚言其過其寬恕如此

楊鐵崖在普門寺宿盜磬竊所畜物家人往白之先生賦詩不輟語客曰老鐵無恙區區長物又奚恤

裴行儉嘗令醫人會藥請犀角麝香送香誤遺失已而惶懼潛竄又有勑賜馬及新鞍令史輒馳驟馬倒鞍破令史亦逃行儉委所親訊

到謂曰爾曹豈相輕耶皆錯誤耳待之如故

元絳知福州日有吏白事公問如何行遣吏對合依元降指揮公曰元絳未嘗指揮吏棘而退終不加罪

謝述好行善能讓人鄰有侵其界者輒自寬曰占得地占不得天

李日知在官不行捶撻而事集有令史受勅三日不行日知怒欲捶之既而曰我欲捶汝天

下人必謂汝能撩李日知嗔受李日知杖不得比於人妻子亦棄汝矣遂釋之吏感悅以後無敢犯者

李昉好接賓客嘗厚張洎而薄張佖及昉罷相洎草制深詆之而佖朔望必詣昉或謂佖曰李公待君素薄何數詣之佖曰我爲廷尉日李公方秉政未嘗一有請求此吾所以重之也

大抵黑白善惡只宜在心不宜在口內存精明外示渾厚此大豪傑之局量若靈臺無主一味糊突豈包荒之謂哉回光自照于胸中善惡太分明遇有不平觸機輒發以此涉世難矣請取此語爲終身之韋弦

李勉字玄卿爲江西觀察使人有父病以蠱道爲木偶人署勉名位瘞於其壠或以告勉勉曰爲父禳災亦可矜也捨之

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大旱一日自中書還第路由潘氏旗亭有任生在其上指旦大呼曰百姓困旱焦勞極矣相公端受重祿心得安邪遂以所持經擲旦正中於首左右擒之將送京尹旦遽曰言中吾過彼何罪哉乃命釋之

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又曰山勢崇峻則草木不茂水勢湍急則魚鱉不留觀山水可以觀人耳

宋田元均爲人寬厚長者。其在三司。千請者甚多。均雖不從。然不欲峻拒。毎溫顏强笑以遣之。常語人曰。作三司使數年。强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

周璉言垂簾時。一日早朝。執政因理會事。太皇太后命一黃門。於内中取案上文字來。黃門倉卒取至。幞䄌上幞頭墜地。時上未著巾也。但見新鬀頭撮數小角。見黃門者震懼幾不

能立旁有黃門取幞頭以進上凝然端坐亦不怒亦不問旣退押班具其事取旨上曰只是籍太后命押班只是就本班量行遣

宋太宗一日寫書筆滯思欲滌硯中宿墨顧左右咸不在因自俯銅池滌之旣畢左右方至上徐顧曰爾輩何處來

觀人無他術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卽壽考其次莫若觀其所受器窄易動意形於色得

少為足與好妄語者皆夭折貧賤之兆升不受斗不覆即毀此物理之不可移者

昨非菴日纂二集廣慈卷之十一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唐太宗見明堂圖五臟咸附於背慘然曰今律杖笞奈何令髀背分受乃詔不得笞背貞觀中有人妄爲妖言張蘊古以狂病不當坐太宗以有情令斬之尋悔無所及自後每決死刑皆令五覆奏

桓公入蜀至三峽部伍中有得猨子者其母緣

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絶
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怒命黜其人
宋呂覺勘公事回奏臣衣緋已久乞改章服仁
宗曰待別差遣與卿換章服不欲因鞫獄與
人恩深慮刻薄之徒望風希進加人深罪耳
帝寛厚欽恤之德如此
宋舊制後苑有庫貯毒藥川廣蜀每三歲一
貢外官一員監之藥有七等野葛胡蔓皆預

鴆猶居第三其上者鼻嗅之立死皆前代備以殺不廷之臣者政和初上謂臣下果有不赦之罪則明正典刑豈宜用此皆罷其貢廢其庫將見在毒藥焚棄瘞於遠郊仍表識之毋令牛畜犯焉嗚呼聖性仁慈如此

都區寶居父喪隣人格虎虎丞趨其廬即以蓑衣覆之隣人尋跡到寶寶曰虎豈有可念而藏之乎此虎後送禽獸以助寶祭

蜀青陽夢炎在澧陽置生老病死苦庄責倅匠司出入專濟生而無依者老而無子者病而無藥者死而無棺者苦而無告者五者有一即與之餽後移節常武再創無恩庫民皆德之

五代以殺爲嬉獨唐明宗稍有仁心謂公兒奏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者帝令石敬塘殺之次月安重誨敷奏方知悉是幼童爲戲下

詔自咎失刑減膳十日以謝幽寃罰敬塘一月俸渾公兒削官杖流仍賜小兒家屬絹五十疋粟麥各百石令如法埋瘞仍戒諸道州府凡有極刑並須仔細裁遣

曹彬曰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喜怒戮一人其所居堂闕敝壞子弟請加修葺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如此

國朝王竑巡撫兩淮。諸郡歲饑。死者相枕藉。竑盡救荒之術。既而諸道流民猝至。竑擅發官儲賑之。近者飼以粥。遠者散以米。流徙者給米爲糧。被鬻者贖還其家。擇醫四十人。空廒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死者給以棺。爲叢塚瘞之。有所委任。必至誠誠諭。人爲盡力。或述其行事。爲救荒錄。世傳焉。先是淮上大饑。帝於檥轎上閱疏。驚曰。百姓饑死奈何。後得

竑擅賑疏大言曰好御史不然饑死我百姓矣

霍洞嘗宿田舍見吏催科詩云北風吹晴屋滿霜翁兒赤體悲無裳閨中幼婦饑欲泣忍饑取蘇燈下緝一身勿暇私自憐鳴機軋軋明窗前織成五丈如霜布翁作襴裙兒作褲明朝官中催租急依然赤體當風立又歲饑見守者出游詩云朝來五馬去尋春誰信家家

甑有塵枕席道傍宜細問恐非芳草醉眠人守聞爲之罷游

凡人見乞兒跪求殘炙則揮肱逐之貧士窮餓無歸則閉戶避之親故貸不滿數金則心疑而遠之於此甚慳而必欲狠籍物命以破除慳名是亦不可以已乎省一席費可果數人之腹分一日供可合數口之歡其究能使孀朋益親非止養福養財而已

蘇昌容拜僕射。當時拜官。例許進食。名爲燒尾。昌容獨無所進。宗晉卿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喜邪。昌容奏曰。臣聞宰相主調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湧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食者。臣愚不稱職。不敢燒尾。

宋景公時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凡所以求雨者。爲吾民也。今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

而天大雨千里。

馬燧家猫有生于同日者。其一母死焉。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鳴咿咿。其一方乳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銜其一。置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若韓愈以為感於所畜。而為猫相乳説。

秦穆公伐晉。及河。將軍勞之。醪唯一杯。蹇叔曰。一杯可以投河而醸也。穆公乃以醪投河。三

軍皆取飲之

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饑與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不可離以其恩素蓄謀素合也

齊王敬則爲郡守郡多剽掠有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徇自此路不拾遺孔琇之爲令有小兒偷割隣稻一束琇之付獄曰十歲便爲盜長大何所不爲噫亦甚矣立威

警衆乃借童子爲先乎

元既滅宋諭河南行省於戍軍還塗每四十五里立安樂堂疾者療之饑者廩之死者槀葬之官給其需

天寶末沈氏畜一母鵞將死死其雛悲鳴不食母死啄敗薦覆之又啣芻艸列前若祭狀向天長號而死沈氏異之作孝鵞塚

國朝林希元上荒政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

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饘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借官錢以糶糴。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　上以其切於救

民皆從之

北齊王叡盛暑監築長城有送氷者叡曰三軍皆飲溫泉吾何義獨進寒氷遂至消液軍中感勵

方其困時卑詞乞哀惟恐人之不速拯也迄其得釋則揚揚得志自謂天幸投李之瓊未報人室之戈已操睫中所覯蓋數數然也雖然魚舟之虎銜絹以投書生之龍捐珠以報異

類知感恩況於人乎吾人不可以是而擴施
德之心也

漢尹賞爲長安令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
丈以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穴收囚內穴中百
人爲輩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皆相枕籍死
人之無良殘忍至是

蠢動含靈皆爲物命求絲煮蠶鋤地殺蟲念衣
食之由來皆殺彼以自活至於手所誤傷足

所候踐者。不知其幾。皆當委曲防之。
宋南陽王取蠍五斗。置浴盆中。令人脫衣受螫
以爲樂。叫號之聲。徹於心肺。陳元光宴客。怒
行酒者。殺之爛煮以食客。後呈其一手。客懼
攫喉而吐。周興殘忍。時號牛頭阿婆。每榜於
門曰。被告時皆稱枉。斬決後何悉無言。李嵩
李全交。王旭。時號三豹。訊囚必鋪棘臥體。削
竹簽指。方梁壓髁。碎瓦搘膝。被追者皆別妻

予辭友朋京中相要作呪曰若違心負教橫
遭三豹嗟嗟予讀史至此夢寐間猶舌咋魂
搖不知彼等寃孽幾劫才銷鎔得了

范文正公歸日有絹三千疋盡散與族戚曰親
族鄉里見我生長幼學壯行爲我助喜何以
報之祖宗積德百餘年始發於我今族衆皆
一脈我豈可獨享富貴

買物放生前放後取動人殺機益增罪業當於

此心時惕不忍常存舒放釋寬解紛扶人不以手利人不以口與臣言忠與子言孝凡天地間有萌可生有氣可吹必求長養無使零落大生廣生在吾五內是吾儒不殺生禪

臧洪為青州刺史為袁紹所圍糧食已盡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廚有米三升主簿啓進內稍以為糜粥洪嘆曰吾獨食此何為命作薄粥與共啜之

魏文侯出遊。見反裘負芻者。問之。對曰。愛毛也。文侯曰。爾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也。明年東陽上計其布十倍。大夫賀之。文侯曰。民不增而稅倍。亦何異反裘負芻者。厚取於下。則上下不安。此自危之道也。子何用賀之乎。

忝在人世。便奸代天行化。不妨替佛接人。

太祖諭都御史詹徽等曰。凡論囚須原情。昨民有子犯死。其父行賄求免。御史欲并罪之。朕

以子死父救係出至情但當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詳讞覆奏而行毋重傷人命

蕭遥欣七歲出齋見有彈落飛鳥爲戲者遥欣曰凡戲多端柰何事此且烏自飛翔於人何預殺此可憫聞者輒罷此戲

張元性仁孝幼時村陌有狗子爲人所棄者元見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爲對曰有

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之生殺自然之理今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是以收養之叔父感其言未幾有狗毋銜一死兔置元前而去

齊桓公微行見有年老而自養者問之對曰有子五人家貧莫娶使傭未反管仲曰畜有腐財而民餓宮有怨女而民鰥公曰善乃出宮婦嫁之因下令曰丈夫三十而室女子十五

而嫁

唐太宗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欲使委曲詳思耳乃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斷獄者唯據律情雖可矜而不敢違法間豈盡無冤乎又嘗與侍臣訊獄魏徵曰煬帝時有盜捕而訊服者二千餘人大理丞張元濟尋其狀唯五人嘗爲盜餘皆平民竟不敢奏盡殺之帝曰君臣如此不亡何待公等宜

戒

南唐李后主。獵青龍山。一牝狙觸網。見主兩淚。稽顙。指其腹。戒虞人保守之。是夕誕二子。還幸大理寺。録囚。繋有大辟婦以孕在獄。未幾誕一子。煜感狙事。罪止於流。

余過吳門渡楓橋。見男女之輿者舟者走者。持炷香。雪片飛來。余怪之。揖居人而訊焉。云祝枝山公。曾夢乞袁小修江進之建菴濠上。瑠

璃金碧游人稱勝近有醉者以火爆納彌勒口中三舉而三不應及還身三爆齊發斷醉人之臂而靈異遂著其輿者舁者走者皆禮彌勒者也余曰是不然聞彌勒之訓曰扶人只是一雙手陷人只是一張口寧使扶人手莫開陷人口夫佛慈悲寃親平等即遇唐捐無數低眉如是魔王終爲忍辱况願世人以手扶人而乃斷其臂若此乎且舉世之奔走

如往者莫不希冀善緣而神威所擊捷若雷霆人亦何樂而奉顏色於雷霆之下也

夏原吉天性寬平嘗夜閱文書撫案歎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其夫人問之吉曰吾適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慘沮而筆不忍下也

刑部尚書開濟議法巧密 上覽而惡之曰竭澤而漁害及鯤鮞焚林而畋禍及麛鷇張密

法以罔民民其能免乎

樂生惡死寧獨人情蟣虱逢擒知避蠅蚋被罥求脫牛羊將死則觳觫雞豚臨命而悲號鳥雀能假夢而謝恩魚鱉能化形而乞命言有人生日用盡資萬物之命以為養者不過智力足制其命持擘刲剔掩殺以恣貪饕乎假如虎狠遇人則食天豈生人以養虎狠哉今夫蛇虺蠆蝟之毒也黃狐之臭也蛆蛔之穢

也人則不殺以爲食豈天以萬物供人而獨
不以蛇虺蠆蛸黃秖蛆蛔供人邪海濱之人
食蟶蛤蟱蠘而西北人往往不食豈天獨以
海錯養海濱之人邪人不食蛇而交廣之人
多食之豈天獨以蛇養交廣之人邪三寸之
舌所需幾何六尺之軀無過一飽烹羊宰牛
狠籍饜飫恣一日之貪饕而積千百劫之寃
業可爲痛哭流涕矣釋氏有言今日爲我所

殺之衆生前世多有爲我之眷屬者念此能無怵然

宋神廟欲平西北虜一日被金甲見皇太后曰娘娘臣著此好否后笑曰汝甲甚好然使汝至衣此等物則人民何堪矣神廟心服遂卸金甲

釋迦昔爲螺髻仙人常行禪在一樹下兀坐不動鳥以爲木即於髻中生卵菩薩禪覺知頂

有鳥卵。即自思維。我若起動。鳥不復來。卵必盡壞。即還入定。至鳥生子飛去。乃起。嗟乎佛弟子捐身以爲物。如此。今人乃廣殺物命以養此身。以四大而招無限罪業。良可愍已。

宋太祖性仁慈。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但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切勿妄殺人。後城久不下。潘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批還曰。朕寧不得江

南不可妄殺也詔至城已破計城破日乃批狀時天人相感如此

宋眞宗時嘗有兵士作過於法合死特矜命決脊杖二十改配其軍士聲高叫喚乞劒不伏決杖從人把捉不得遂奏取進止傳宣云須決杖二十後別取進止處斬尋決訖取旨意眞宗云此只是怕喫杖既已決了便送配所更莫與問其寬恤如此

徵之內典。鷲頭作嶺。鷄足名山。孔雀爲經。鸚鵡語偈。字中疑鷃。珠裏認鷲。一、切、禽、鳥、皆、具、佛、性。故、放、生、說、法。洞、徹、佛、性、眞、如。惜、福、清、修、屬、

第、二、義。

隋末荒亂。狂賊朱粲起於襄鄧間。歲饑。米斛萬錢。亦無得處。人民相食。粲乃取嬰兒蒸而噉之。因令軍士曰。食之美者。寧過於人肉乎。但、令、他、國、有、人、我、何、所、慮。即勒所部。有掠得婦

人小兒皆蒸之。分給軍士。乃稅、諸、城、堡、取、小、弱、男、女、以益兵糧。後遣使請降。高祖令段確迎勞之。確因醉侮粲曰。聞卿啖人。作何滋味。粲曰。若啖嗜酒之人。正似糟藏猪肉。確怒慢罵曰。狂賊入朝後。一頭奴耳。更得啖人乎。

咸通初有渤海僧。能通鳥獸之言。一日秋暑方炎。與朝客數人。將納涼於城西別墅。路逢牝豕。引諸豚而行。咯咯有聲。一朝士戲云。此猪

有語否傳曰巨蟲顧諸雛云行行向前樹陰下吃妳料其不遠當遇官槐而止且飼羣子矣偵之果然

德宗在梁州地熱未給將士春衣夾服視朝左右請御衫上曰從戎者冬服未易我豈可獨衣衫乎將士聞之莫不流涕

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錦而侍於君前田子曰此君之龍子乎文侯曰非也此其

父死於戰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而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善

廣桑子行至一處乞食或見官府伍伯縛一貧者而鞭之甚楚索錢不得伍伯愈怒貧者聲

泪俱下。一豪家子。鮮衣怒馬。從者如雲。陵轢市人。市人屏息。屠兒持利刃。宰牛刲羊豕。呼聲極哀。諸魚鱉蜃蛤鰍鱔。塡積如丘山。腥穢聞數十里。或婦與姑反唇者。或子與父誶語者。狡童婦飾而誨婬。妖娼當門而挑客。作過種種。廣桑子愍之。乃呼集市人。廣爲說法。闡菩提之果。論人天之福。拈三生之緣。指善惡之報。其言愷切。聽者悚然。多有因而悔改者。

衛君重裘累茵而坐。見路有負薪而哭者。問之曰。雪下衣薄也。衛君曰。爲君而不知民。孰以我爲君。於是開府金。出倉粟。以賑貧窮。

彼之殺也。既受屠割。復入鼎鑊。種種痛苦。徹入骨髓。已之養也。珍膏羅列。食過即空。蔬食菜羹。儘可充腹。何必戕彼之生。損已之福。

秦符堅欲放赦。與王猛符融密議甘露堂。悉屏左右。下帷草詔。有大蒼蠅入集筆端。聽而復

出俄而長安街巷相傳大赦堅謂禁中事何從得洩敕窮之咸曰有小人衣青衣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嘆曰其向蒼蠅也

唐末南康民黎景逸被誣繫獄有鵲止獄樓向逸歡噪似傳語之狀其日市人傳有赦且到官司詰其來云路逢玄衣素衿人所說三日而赦果至乃知玄衣素衿者鵲之所傳嗟夫好生之事即蟲禽皆欣為傳布人可藏一

殺機哉

宋靖康之變斗米數十千猶不可得民互相食人肉價賤犬豕壯者一枚不過十五千軀暴以爲腊老嫂男子婦女更謂之饒把火婦人少艾者名之下羹羊小兒呼爲和骨爛又通目爲兩脚羊嗚呼痛哉杜少陵謂喪亂死多門信矣造物好生恐令斯人至此

王丞相欲擬辛幼安爲帥周益公堅不肯王云

彼帥材何不用之公荅云幼安嗜殺凡所殺

人命在吾輩執筆者當之王悟不復言

宋孝宗詔婺州市牛筋五千斤時侍郎李椿奏

曰一牛筋才四兩今必求此是欲屠二萬牛

也上悟爲收前詔

趙簡子有兩白騾愛之胥渠爲廣門官請曰某

有疾醫謂得白騾肝可愈不得則死董安于

慍曰嘻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即刑焉簡子曰

殺人活畜不亦恐乎殺畜活人不亦仁乎乃殺白騾取肝與胥渠無幾趙兵攻翟廣門官率左右先登而獲甲首

食君數粒粟充君羹中肉一羹斷數命下筯猶未足口腹須臾間禍福相倚伏願君戒勿殺生死如轉轂

晉開運二年契丹南掠千里之內焚剽殆盡契丹見大桑輒罵曰吾知紫披襖出汝身吾豈

容汝活耶采薪於木而焚之噫殃及林木非天羊不至此

蘇子瞻云予小時書室前有竹栢雜花衆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婢妾不得捕取數年間烏有巢於低枝其鷇可俯而窺此不忮之誠信於異類

余忝生昇平之日為士大夫耳不聞金鼓之聲目不見殺戮之事桐帽葛衫粗糲為奉環堵

晏然妻孥相保暇時閒覽史傳春秋七雄秦漢魏晉六朝李唐五代宋之末季其間君明臣良四方寧謐無幾何時主昏政亂姦雄煽禍盜賊蜂起豪傑乘之王侯屠宰后妃播辱搢紳芟夷黔首斬絕白骨成丘流血千里余每披閱至此未嘗不掩卷傷嗟生民亦何不幸而橫罹其時艱哉

宋太宗嘗冬月命徹獸炭左右或啓曰今日苦

寒上曰天下民困是寒者衆矣朕何獨溫愉哉

楊崇義妻有姿色與鄰兒李弇私通情密謀殺義埋枯井中無覺者唯有鸚鵡一隻在堂前架上殺義後其妻詐令僮僕四覓其夫遂經府陳詞言其夫不歸竊慮爲人所害官吏日夜捕賊疑而受拷者百數年餘縣官詣其家勘驗架上鸚鵡忽聲屈曰殺家主者劉氏李

弁也官縛兩人一訊即服奏聞明皇嘆訝久之封鸚鵡爲綠衣使者付後宮餵養張說作綠衣使者傳物類之具人性若此